

# 手艺人

□兴化 朱秀坤

碧水萦绕的村庄,房前屋后皆是树,任它肆意生长,招来喜鹊、黄鹂、斑鸠、白头鹇在上面筑巢,叽叽喳喳唱得欢。树长成了,正好打家具,做桌椅,当桁条,修门窗,家里若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,嫁妆都不用愁。选几棵老榆树、香樟树、白果树、苦楝树就成。钉子槐易蛀,得浸到水码头上,浸它半年,捞上来,剥了皮,露出一身洁白的腱子肉,剖开,正好打一张小饭桌,每日里吃饭,似还能闻到槐木间溢出槐花的清香。

姐夫是个木匠,哥也是木匠,他们师徒二人一个拿凿子凿,一个用锯子锯;一个用卷尺量,一个就拉出墨斗里的墨线,轻轻一弹,在木板上画上一道黑线,取了吉普车似的短刨子,沿了黑线,就刨上了。小小的吉普车,来来回回,前前后后跑上几趟,木头露出了水波似的木纹,刨子又似变成小船在水波上行驶,如一只长了翅膀的蜻蜓,在蜻蜓点水了。无论是车是船还是会飞的蜻蜓,一下一下,刨齿下就像长了舌头一样,那舌头越伸越长,很快翻卷成大波浪一样的刨花。如不用手扯一扯,薄薄的刨花会没完没了地卷下去。

这时若是在院子里劳作,满院都是木头的清香,若是在树阴下,那清香中必还带了些树叶的清涼。

## 夹沙肉

□无锡 周越

看的书里提及西联大,又延伸到汪曾祺,便信马由缰翻看他笔下的那些人间烟火味,书里有一小段关于“夹沙肉”的文字——

夹沙肉是川菜,厚膘豚肩肉,煮半熟,捞出,沥去汤,过油灼肉皮起泡,候冷,切大片,两片之间不切通,夹入豆沙,装碗笼蒸,蒸至四川人所说“炆而不烂”倒扣在盘里,上桌,是为夹沙肉。

看得有点恍惚,在我印象里,外婆有一拿手菜,那才叫“夹沙肉”。看着汪曾祺的这段描述,并不一样。差不多也是过年过节,才会做,外婆说,太费工夫。再印证,夹沙肉是汪曾祺写的这种,而外婆

## 同学

□南京 胡剑明

“寒露”阴了一天,我在颐和路上走走,到处都是秋的凉露,路两侧的老式院落,传出阵阵桂花的香气,在这个并无秋寒的下午散步,晚唐诗人李商隐吟诵的《昨夜》似在耳边:“不辞鸚鵡妒年芳,但惜流尘暗烛房。昨夜西池凉露满,桂花吹断月中香。”

一直比较喜欢李商隐的诗,这世间一景一物,但凡经了他眼,就有别样的深情。李诗人在“大中五年”的秋后,是不是也像我今天一样散步,闻到桂香生发感慨?他当年站的西池水边,到处都是寒秋的凉露,桂花吹断月中香,是真实的情境吗?可是,他怎么说在昨天晚上,连月中桂花的香气都消逝了呢?是嫌自己青春已逝,还是什么?明明有香,却说没有,这是李商隐无可奈何的感情吗?

正想着,我身边走来几个芳华少年,现在正是“开学季”,他们是“南师大”的学子,正在取景。是桂

刨齿下的刨花越来越多,不只是开满了脚下,还无休止地往上堆,往上涌。远远一看,哥与姐夫倒像是升腾在云朵上的两个人了,偏那云朵还是清香的,还在翻卷成一朵朵大牡丹大玫瑰大菊花。他们却大汗淋漓地沉浸在劳作的快意之中,心无旁骛地沉迷于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。

就这样,刨齿极具耐心地一层层褪去了木头轻纱般的衣衫,木头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层层打开,这时你会发现,木头的肌肤真的好极了,光洁,润滑,油亮,还有着好看的脉络,而且木头的记忆也好,复印机一样,将流进木头的每一滴细流,每一片日月,每一阵清风,每一段时光,都以木纹的形式,忠贞不二地刻录下来,哪怕你曾经在树上钻过一个洞,木头也会将撕裂的痛楚呈现出来,让你脸红愧疚……

若说刨子能让木头开出花,那么锯子呢?我说,锯子能叫木头下场雪。

一根长木料,除了当房梁作柱子,一般而言,总要断开的,有时还要断上几截。大齿锯锯的是大木料,小齿锯则锯小木料。无论大齿小齿,总是一排钢齿,咬上去,来回一拉,再一拉,木料就轻轻地地起了雪,伴着雪花的还有木头的清香。那香味真是好闻,幼时,我特

的夹沙肉,师出无名。或该叫“肉夹沙”?不过,好吃的程度,怎么说呢,只需一口,就可以上天。

也一样是要用肥肉,一块猪肉,无论怎么烹制,肥肉都是它的灵魂。将肥肉切片,要薄。然后将自家洗的豆沙夹中间,外面弄长米屑粉一滚,再下油锅炸。

重点要豆沙洗得好。那时参与过洗豆沙,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慢工出细活。豆子浸泡一夜,蒸两次,然后用细水流冲走红豆的涩。

熬煮过程中除了等待,还得细心观望,慢慢搅,不能糍底,再根据口感,放绵白糖,然后还是得搅,熬……

花奇特的香气和四季常青的叶子感染着他们。科举时代的“蟾宫折桂”,他们是“折桂”(摘贵)的学子,当然脸上洋溢出快乐。在唐朝,所谓“折桂”,代表寒门学子“金榜题名”,在金秋桂香时节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

我被邀请,为与之同行的大学生拍照,他们一行六人,竟然都是文学院的,一问竟然其中有两位与我“本家”,真是有缘。开心的是偶遇,他们与我这个“文艺老年”有了话题。一路上拍了不少照,却没耽误聊天。当我提到李商隐时,他们也显出了“文青”的特长——“秋露凉,有月亮,昨夜是中秋十五。李商隐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,想到自己奔波蒙尘,只有桂香,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,思乡之情其实我们也会有。”胡同学说。“还有,昨夜星辰昨夜风,画楼西畔桂堂东。”王同学补充道,“诗人李商隐重逢了让他曾经魂牵梦绕的道

喜欢闻木头的芳香,那种气味总是沁人肺腑,让人想到无边的森林或旷野,旷野上有一排排枝叶葱茏的参天大树。而当我看到锯木料时,随了“沙沙沙”的锯齿摩擦声,细雪一点点落下,甚至还有点雪花飞扬起来,飘在哥或姐夫的发上、眉上、衣服上,他们只专注于手中的活计,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为“雪人”。锯子依然在“沙沙”啜咬,细雪继续飞扬又撒落,在木头洋溢的清芬里,我不知它们到底是疼痛还是欢愉。

然后,木料与木料,经了榫与卯的媒介,再让斧头一撮合,光刨轻轻一修,哄一哄,劝两句,原本不相干的两株树、够不着的几根枝、八竿子打不到的一堆木头,就成了一家人,生生世世在一起,感恩爱爱过一生了。

原本是房前屋后的几株树,树上还有鸟巢,树下还有猪羊,如今却成了方方正正的箱与柜,成了站立的榭与蹲着的桌,成了睡觉的床或座下的椅,成了关闭的木雕花的窗,除了它们仍散发着木头的清香,一时间还真有点反应不过来,有种魔术的感觉。

事实上,只要有合适的原材料,每一个怀揣匠心的手艺人都能变出精美的器物或工艺品,谁又不是伟大的魔术师呢?

有一年一个人操作学做豆沙,不知为何包出来的成品,沙老是外溢。一询,说是没熬煮好便起锅了缘故,所以,有些事情还是要慢下来,急不得。

肥肉、齁甜齁甜的豆沙、黏黏的裹粉,再下油锅,我也不知别的地方,有没有外婆这道“夹沙肉”的做法,直觉得外婆是将人类想象世界里夸张结合,因为她自己喜欢甜食,她说,这样肥肉的油都跑进豆沙里了,那才叫香甜黏绵。

面对这令人发指“外婆夹沙肉”,再喊着不吃甜啊黏的,还要减肥的老小们,都会在灵魂的堕落边缘备受折磨。

姑,相别数年,大家还是一见有情,让晦暗的日子有了桂花香气的滋润。”

我佩服他们,知道的还真不少!无论李商隐的“昨夜”是哪种心境,都不能掩隐他对“凉露满”“月桂香”那种独特的审美,那是从月亮上飘下来的天香。我说,在唐诗中写桂花的,还有“冷月无声湿桂花”;在宋词中写桂花的,有李清照“自是香中第一流”,但都没有李商隐这种流动感,仿佛是嫦娥薄如轻纱,又密如云雾的广袖,将桂花的香气雄浑又灵动的传递过来,一直到今天。我以为只有到我这个年龄,才会对“凉露满”有一份与李商隐的共情,以至于让我常常有一份探隐的兴趣,没想到今天遇上了知音……

我说,我们是“同学”,他们就认了我这个“同学”,又互加了微信。送走了同学,我还沉浸在桂香诗意图中。

## 卧看一秋山

□黑龙江七台河 高高

秋天一到,一定要看山。看山就如同看一个四十多岁醉了酒的男人。漫山略显沧桑,沟壑被木色填平,满脸胡茬,没了少年俊郎的清秀,却在酡红的脸色下,看到了他眼波如水的温柔。

秋日看山,一定是随性的。或许是正好着了红妆,一瞥窗外,秋色正浓,就想携几个好友,戴了天蓝色的帽子,去沾沾山的英朗之气。也或许一个人走着走着,被一朵云裹挟着,追逐着,去采一把蒲棒时,就瞥见了山高大威猛的胸肌,被秋山轻揽入怀。

女人看山,山是一位将军;男人看山,山是一位知己。山中静坐,一盏茶,一本装帧旧书,茶香袅袅,钟声悠悠,目光落在书上,也落在山尖,人与书语更与山语;一件素衣,一把扫帚,黄叶纷纷,扫落叶也扫半生杂念。人默默,山也默默;人欣然,山也欣然。

陶渊明确看山,看的是悠然,东篱把酒,仙风道骨,与世无争;李白看山,看的是深情,与山对坐,两两相望;杜牧看山,看的是烟火气,石径斜斜,白云生处,炊烟袅袅。

或许沿路过于嬉闹,山的落叶与鸟啼都格外纷扰,我与山的相逢竟是那般脉脉含情。沿路山色醉人,他披了秋色的盔甲,凛然而深情的目光,让我频频举目。

在女人眼里,秋山的颜色,具备了了她所爱慕的所有。漫山黄叶,而这黄又黄得渐变而有层次。“九斤黄、杏子、媚蝶、靛蛤”是草木黄落之起承转合。“苍烟落照、藕丝秋半、蜜合、沉香、烟墨……”单念这秋色的名字,哪一个女子不想伸手揽一件秋锦,裁开做裙做袄做缙

## 便条

□甘肃金昌 田雪梅

乖巧的女儿上了初中后,竟一下子变得像只小刺猬。和我意见相左,她会犟嘴,常闹得不欢而散。看我怒火中烧的样子,她又讨好似的倒杯水端到我面前,让我又气又好笑。

那天,我做好了饭,她说因为我让她吃得太多,所以仰卧起坐不达标。她要从不吃早饭开始减肥。我开始了我的碎碎念,她哼哼唧唧,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,我心头的火“噌”一下冒了上来。

因为吃饭,因为顶撞,因为她发的牢骚,我一次次火冒三丈,而她好似斗胜的将军有些洋洋自得。

一日,我有事要出去,女儿上自习还没回来,无法和她联系,又怕她回来不吃饭。我在她的书桌上拿了张红色的便利贴,在上面写了句:“宝贝女儿,晚饭已做好,回来记得吃。10点我会准时回。”我回来后却发现餐桌上留着张粉色的纸,上面画着个大桃心,写着:“老妈,饭已吃,碗已刷,作业已完成。”

帕,念着相思,于知心人前奉茶、承欢呢?

秋色仿佛具备了中国所有传统色。“色有秋之杜,其叶菁菁”里的“杜”就是棠梨,其叶又绿又密,干枯后就是红褐色,而这棠梨色于秋山,简直是漫山遍野;而十样锦,更是薛涛制笺用草木染成的颜色。

看秋山,秋山之色有着不言而喻的美感。《红楼梦》里,贾母说起软烟罗的四种颜色,其中便有秋香色,它随时间而变化,初秋为秋香绿,深秋则为秋香黄。更有一段文字甚为醉人:“秋风从禾木村的林间拂过,白桦林、草野、甚至图瓦人的木质小屋,就都镀上一层浓郁的秋香色,一池水皱皱风乍起,那是秋的独家色号。”

而我家乡的小山,它坐落在几户废弃的人家门前。红瓦白墙,长长的门廊伫立在山脚。人去山寂,长长的山路,漫山的秋黄、木褐、果红,让我这个常年漂泊在外的异乡人,忽然就有了一种倦鸟归巢之感。

王太生说:“中年看山,与少年不同。少年的山,是青山,如古代文士打虱面山而坐;中年的山,是秋山,抱膝闲看,听山中松子落。”而如今又有多少中年人,可以无忧无虑一身轻,没烦恼地抱膝闲看呢?

陆游写诗:“家住苍烟落照间。丝毫尘事不相关。斟残玉瀣行穿竹,卷罢黄庭卧看山。”卧看山,卧看山,想必是最好的人生态度了。我想人到中年,如果三餐不愁,也该学学古人,放下尘间烦忧,饮一杯小酒,享儿女绕膝之福,闲来翻一翻书,卧看一秋山。

便签上不带感情的字让我心里空落落的,而那红红的桃心又让我心里为之一动。

后来,我与女儿在一个问题上有了分歧,而又不能心平气和地沟通时,我会在便签上写下我的意见,而女儿总会画上小图案,然后写下自己的观点。慢慢地,青春期的女儿竟也不再那么懵懂莽撞。有时在便签上写下对我的意见,有时写一写自己在学习上的烦闷,有时写一写与同学交往的苦恼,她“投之以桃”,我“报之以李”,我时而以母亲身份嘘寒问暖,时而像知心姐姐一样为她排忧解难,时而成闺蜜知己和她分享小秘密。

为了便条上的开导更具说服力,我报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课来学习,我内心逐渐平和了起来,我学会了适时地退出,适时地沉默;我学会了聆听,去理解她,关爱她,包容她,尊重她,让她自信起来。

偶然间,便条架起了这座沟通的桥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3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